



几十年前，这儿曾是这座城市最骄傲的招牌，万家灯火、热闹非凡。当繁华逝去，还有一些人，依旧守望着岁月留下的余温——

## 最后的守店人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平念

急了，她硬生生摔下一句：“想当老板，你自己去当好了……”丈夫拗不过，只得作罢。

干下去！桂红的第二次选择，更是一场考验。面对娘家人和婆家人的无数次不解和摇头，这个在外人眼里仿佛空架子的商店，桂红一守又是十来年。

每天天刚亮，桂红打开商店生锈的卷帘门，一股混合着灰尘和旧时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她先把煤炉子生起来，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，给冰冷的屋子添了点暖意，再逐一擦干净货架、货柜，把为数不多的商品摆放整齐。

第一个主顾常是退休矿工李老头。他的腿在井下砸伤过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妻子很早就走了，没有小孩，每天七点他会准时来店里买散装白酒。“还是老规矩，打二两。”李老头递过掉了瓷的搪瓷杯，杯上依稀可辨“先进生产者”字样。桂红熟练地拿起酒提子打酒，说：“天冷，少喝点，暖暖身子就行。”接过李老头递来的两块钱，小心放进抽屉里的铁盒，盒里的零钱，她都按面额码得整整齐齐。

近年来，不速之客渐渐多了起来，那是来煤矿寻旧打卡的人们。锈迹斑斑的铁门半掩着，曾经夜以继日轰鸣的矿区早已没了机器的震颤，只剩断壁残垣在风里沉默。如今，这片破败之地却成了打卡客的“新秘境”。桂红的小商店也成了打卡客们的落脚地，商店每月都会卖掉不少香烟和饮料，桂红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。

去年冬天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开车进矿区，径直找到桂红的商店。男子曾是矿工子弟，小时候总缠着母亲来店里买糖吃，这次是特意从中心城区回来寻旧。他看着货架上的生活日用品，又看看桂红比过去更为苍老的面颊，红了眼眶：“桂红阿姨，我还记得小时候你总偷偷多给我一块奶糖，没想到这店还在。”他掏出一千块钱，非要买下店里所有的老式水果糖，说要带回中心城区分给同事，“让他们也尝尝咱矿区的老味道。”桂红只收了成本价，又塞了两包江津米花糖：“都是当年的老牌子，你带着尝尝。”

### 4 36年的守望还将延续

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老店无客正常，有客才是不正常的。所以，常常大半天桂红都是一个人坐在店门口，望着熟悉而破旧的矿山，思绪飘回到童年时光。

老家在綦江农村的她，小时候因父母农活繁忙，常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等待着天黑后父母的抚慰。这种童年经历塑造了她独立要强的性格，也让她对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追求。她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与矿山其他人的人生追求，已走向不同的方向。

那是刚刚盘下商店的一个深秋，沿河梧桐叶洒满公路，每一步踏上去都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为她鼓劲，又仿佛在为她叹息。但只有桂红自己知道，真正促使她走下去的，是对矿山的情感和早已熟悉的村民。

沿公路往里走不远，就有个岔道：一条往左上，通往南川区的石莲乡（原夏家嘴乡）；直行，则穿过“九一一”（原部队库房），最后到陡溪桥。有不少村民住在陡溪桥两侧高山，一边属南川地界，一边属万盛地界，红岩煤矿成为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。所以，桂红的商店久而久之就成了村民的“驿站”，不少村民常来照顾她的生意，村民出山也常常带上自家的土特产送给桂红。

入冬后，红岩煤矿孤零零地顶着冷风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尽管关紧了门窗，桂红也能听见从门缝里钻进的“呜呜”风声。忙完商品清理，捧着热粥，头朝万盛城的方向，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守的不仅是一家商店，更是矿区一代人的青春，是老矿工们最后的念想，也是红岩煤矿那段热火朝天岁月留下的最后一丝余温。

天晚了，“夹皮沟”彻底沉入寂静。桂红说她心里却很踏实，她说她知道，只要自己还在，红岩煤矿商店的灯就不会灭，这片老矿区，就还有一丝烟火气。

回城的路上，我默默在想，桂红作为红岩煤矿最后的守店人，从参加工作算起，整整36年，一直守着煤矿小商店。36年来，她守的不仅是一段远去的辉煌，也守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。

毋庸置疑，桂红还将一直守下去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老屋下的小店

冬天的清晨，寒风顺着万盛孝子河不停地吹，掠过落满梧桐叶的矿区。河岸边，褪色的“日用品放心店”招牌也被吹得摇晃起来。

这里是“夹皮沟”深处的“黑金”（煤矿）产地，曾几何时，这儿是这座城市最骄傲的招牌。成千上万的矿工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在漆黑的井下挥汗如雨，将一块块乌金从地心深处开采出来，点亮了万家灯火。而这家商店，就是这块宝地市井烟火的招牌。

### 1 “夹皮沟”的守店人

年近花甲的桂红（化名）“吱吱啾啾”开启卷帘门，随后裹紧了花布棉袄，往手心哈了一口热气，抬手抹去售货柜玻璃上的灰渍。玻璃映出她满是皱纹的脸，和远处矿工大楼锈迹斑斑的“安全生产”四个大字，在灰蒙蒙的天色里，像两截被时光遗忘的枯树桩。

三十多年来，她孤独地守着这个鸡毛小店，把火热的矿山生活磨成了遥远的记忆，不能不算个小奇迹，也让人费解。

新年后的一天，我赶个大早，顶着山沟的寒风，来到有着“夹皮沟”之称的红岩煤矿，近距离探访这个让人觉得“神秘”的守店人。

这里曾是红岩煤矿最热闹的地方。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，红岩煤矿都是很有名气的国营大矿。这里风景优美、气候宜人，前后有上万名矿工以及他们的家属，从全国各地涌来。一时间，地处“夹皮沟”的红岩煤矿变得莺歌燕舞、热闹非凡，在外人眼里这儿就是妥妥的小万盛。

有人就有市场，有市场就有消费。围绕在矿山井口周围的各种商店，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，餐厅、茶馆、台球室、农贸市场、理发店等，最多时超过了二十家。大家都盯着煤矿工人的厚实口袋，那里有比其他地方工人高出一大截的收入。

### 2 她经历过两次人生考验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桂红还是刚嫁来矿区的小媳妇，丈夫是老实憨厚的普通矿工，后来“农转非”才真正在煤矿站稳脚跟。她说，自己成为最后的守店人，之前经历过两次人生考验。

桂红还是有些运气，赶上了煤矿成立多种经营公司，有幸成为属下商店的营业员，其实就是煤矿的“大集体”。不过，桂红并未因自己是“二等公民”而气馁，她与另一个小姐妹一起，对未来充满希望地守着商店，每天照顾着货架上摆得满

当当的商品：玻璃瓶的橘子汁、印着“红双喜”的搪瓷盆、缝补衣裳的顶针，甚至还有给矿工们备的跌打损伤药膏。当然，最受矿工欢迎的还是香烟和啤酒、白酒。经常天不亮，店门口就有刚下夜班的矿工来买东西的吵吵嚷嚷声。

嘈杂的吆喝声里，桂红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天下来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连喝口水的闲工夫都没有。丈夫每天下矿前，都会来店里“揩油”，偷偷拿点白糖揣进怀里，饿了就蘸馒头吃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是最甜蜜的慰藉。

盛极而衰的转折，来得突然又悄无声息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煤矿资源逐渐枯竭，加上行业改制，曾火热的煤矿效益呈断崖式下跌。年轻矿工们陆续离开，有的去了贵州的煤矿继续干老本行，有的成为候鸟飞往南方寻求发财机会，有的转行跑运输，矿区人口从巅峰时的近万人，锐减到不足三千人。曾熙熙攘攘的家属区，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离去。

2003年，惨淡经营的煤矿多种经营公司破产了，商店的顾客也越来越少。货架上的商品渐渐蒙了尘，曾抢手的橘子汁换成了廉价的瓶装水，搪瓷盆再也无人问津，只有散装白酒和袋装方便面，还能偶尔卖出去几包。和桂红一起上班的同事，不是早早办了内退，或是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领导关心她：“桂红，给你换个看大门或做清洁的工作如何？”她一度感到迷茫，可最终认定：自己喜欢的适合的，才是最好的岗位。

留下，这是桂红的第一次选择。夫妻俩决定筹集资金，盘下这个鸡毛小店。

好在一些小卖部“熄了火”，雨棚类小摊也拆了，桂红的日用品商店收入勉强可为家庭开支做一点贡献。努力谋生，成为一个家庭妇女最诚实的初衷。

### 3 不速之客带来的惊喜

不过，对桂红的商店最大的打击还是来了。2011年，煤矿棚户区整体改造搬迁，住新房者皆大欢喜，留守看店的桂红心却冰凉。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偌大一个矿区包括家属区，很快搬得人去楼空。

突然的变故，让一向坚强的桂红不知所措。有一段时间她关店闭户，每天蜷在沙发角落，抱着冰凉的抱枕，任由积攒的委屈化作无声的泪浸湿了衣襟，也动摇了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底气。有多少次，丈夫恳求她：“搬了吧，我们去塔山开店，还是你来当老板？”桂红没吱声，丈夫问



她的简单小店